

歷史與空間

父實業，母教育

江蘇東台古城玉帶橋南有一座民國初年老電廠的歷史遺存，名曰「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經過修繕，至今保存完好，是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如今，這座老電廠的一樓建成了「張謇紀念館」，因為「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是清末狀元、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張謇創辦的實業之一，張謇與東台的實業、教育有着密不可分聯繫。

進入這座民初的歷史建築，迎接我們的是一幅巨大的張謇照片，旁邊便是「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欽定第一甲第一名」的光緒手諭。張謇生平年表裡記載道：光緒二十年（1894），張謇42歲，慈禧六十壽辰，設恩科會議，張考中狀元，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紀念館中陳列着張謇創辦實業的商標、股票、護照、廠牌、職工花名冊、手書的廠約廠規等，還有張謇為創辦學校題寫的校牌、校訓、校歌等，以及張謇各個時期的照片、圖片、報道、資料等。共分「英才出道」、「狀元及第」、「實業救國」、「教育興國」四大部分。

倘佯在紀念館中，我的眼睛大多時間停留在「實業救國」和「教育興國」兩大部分。張謇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毛澤東同志在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說：「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

張謇，這位遲到的清末狀元，曾任江蘇諮議局議長、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總長、北洋政府工商總長兼農林總長等職，本應在仕途上有更大的發展，然而當他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政府腐敗後，毅然棄官，走上了實業教育救國之路。為了實現「救貧」、「塞漏」的抱負，他在兩江總督張之洞的支持下，在南通開始了「實業救國」的實踐，1895年，張謇集資50萬兩銀子，在通州的唐閘鎮創辦了南通的第一個近代工廠——大生紗廠，以後，又陸續在崇明外沙（今啟東）久隆鎮創辦了大生二廠，在海門創辦了大生三廠，在城南創辦了大生副廠。並在呂四、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通海墾牧公司。隨着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幾十家企業互相依存，互相支持，形成了一個以棉紡工業為核心的良性循環體系。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他還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

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從而使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在興辦實業的同時，張謇以深邃的視野和超人的氣魄，認定「一國之強，基於教育」「惟是國所興立，以民為天。民之生存，天於衣食。衣食之源，父實業而母教育」。他把實業與教育兩者的關係比喻為一個家庭的父母雙親，相互補充，相輔相成，至親至密，缺一不可。「以實業輔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實業」——基於這一認識，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興辦學校上。1902年，他創建了我國第一所師範學校——通州師範學校，1903年創辦了兩江師範和南京高等師範（現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而後又創辦了幾百所小學、專科、高校。今天，當我們細數一些名校的名稱時，總能與張謇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聯繫。復旦大學、東南大學、暨南大學……都有他創辦或協辦的身影。

由於張謇的祖母吳氏和母親金氏係東台人，因而他對東台也就多傾注了一份感情。

東台老電廠原為上海姚祥堂招股籌建，名「榮泰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後因資金、設備與技術問題未能發電。1917年初，張謇聞訊後果斷將此公司獨資買下，更名為「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機房、辦公樓，並聘請技師，想方設法購買75馬力（40千瓦）柴油發電機組，當年12月20日即發電供台城用戶使用，使東台民國初年就出現電氣設施。而開發東台沿海、廢灶興墾、開荒植棉、興修水利、改造鹽鹼



■張謇

地、興辦大賚公司，張謇更是功不可沒。1912年，張謇率隊沿呂四向北考察，他發現向北沿海一帶多為灘塗，土壤鹽鹼含量高，大多數農作物難以生長，但這恰恰符合棉花的生長條件，於是決定北延生產基地。1914年，張謇率部來到東台新街鄉，在此建立了用於棉花紡織、加工的大賚公司。因棉花耐鹼忌澇，而新街地區由於地勢低窪，水災頻發，故大賚公司成立後，張謇即組織民工開挖河道、興建閘渠。他親力親為，現場督查，先後共開挖串場河等大小河道85公里，築圍堤30公里，修公路120公里，建涵洞八座，中小型人行橋42座，建排水閘六座。有效地控制了水災，旱災對農作物的影響。

讓普通百姓子女都能受到教育是張謇多年的心願，為此，他在大賚公司成立之初，就在公司西側和半片街之間創辦大賚學校，以供百姓子女求學，不誤後代發展。大賚公司建成後，張謇又於1919年在東台獨資興辦了「母里師範」，即後來的東台師範，現在的東台市第一中學。母里師範的創辦，對於二十世紀初東台地區教育事業，特別是小學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師資保障，也為東台乃至鹽城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及社會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張謇離開我們已經九十年了，然他所留下的實業和學校已經蔚為大觀，蓬勃發展，當年他提出的「父實業、母教育」的主張和實踐至今仍具有深刻的意義。他用行動把實業和教育落實到最為細處，展現了一位實業家、教育家的獨特魅力和為民情懷。



網上圖片

■「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生活點滴

■文：雲翦愁

詩風墨韻話書籤

有一段時間，我癡迷手工製作書籤。把白紙摺成條裁開，親筆題字上去，透明膠兩面封好，纖細字體清晰地透出來。如果字再漂亮些，「籤」不醉人人自醉。這個過程需要大量時間資本，所以我做了五六隻就罷手了。分別夾在常翻的枕邊書裡。後來朋友借書，因為交情不淺，大方地借了兩本枕邊書給她。

已是三年前的舊事了。現在我依然酷愛讀書，且只愛紙本。不過手工製作書籤已成歷史。中途又搬過兩次家，書都在，書籤卻只剩一隻了。書不斷地買進，從書架溢到了床上、桌上、茶几上，任何一處我可以隨手拿到的地方。書籤永遠欠奉。書頁一角隨意摺起，就當是書籤，還不用擔心遺失。

深秋的一個晚上，我跑步回來，準備洗漱、讀書、睡覺。時間安排得如此緊湊，插進一片葉子都艱難。可是刷牙時接了一個電話，竟毫無原則地答應接待這沒有預約的訪客。五分鐘後，一大一小兩人笑嘻嘻站在樓下。大的手裡拎了一隻紅色的袋子。果然，裡面裝着兩個月前我跟她借過的《瓦爾登湖》，還是三年前兩人一起買的。彼此的書借來借去，你有的，我不必有。我有的，你亦不必再買。意外地發現跟書一起的，還有三包書籤，一盒小首飾。一併送給我的禮物。這就是我連自己親手製作的書籤和枕邊書都會送給的朋友。

書籤包裝藍底白花，書寫四個字「詩風墨韻」。內容是名人墨寶。還有藍、橙、紅三種顏色空白的，貌似是自己裁的。一問，果然是。總共39張。配我書量，杯水車薪。不過這份心意和雅意，目前的朋友裡面尚無人可及。

我：「我最怕別人對我好！」

朋友：「這算什麼呀，都好便宜的。」

其實彼此心知肚明，禮物的珍貴與價格半毛錢關係沒有。兩小時後，大天使帶著她的小天使告辭了。我把禮物收進抽屜。我是個幾乎每天都需要讀書充飢的旅人。我寧願隨手摺書角標記讀至此，也暫時不想用朋友送的書籤。旅人的心敏感脆弱，旅人的腳步動盪匆忙。這樣的旅人不適合每天見物不見人的牽掛。我想起了一句話「一個人太具備感情，是會傷己及傷人的。」那麼兩個都太具備感情的人交往，後果可想而知。怕累怕痛，所以收斂，所以淡化，彼此之間的一切。

迴避了物件，迴避不了心。誰讓我書愈讀愈瘋狂，一日不讀書便覺心空虛乏。時間有限，書路無涯，不免在未完待續時，一邊摺書角，一邊思量不如用書籤？

詩風墨韻，這般高雅脫俗四個字，配合它背後溫暖清新的故事，也過分衝擊善感的心靈了罷。想想還是算了。有朝一日，我會用它們的，並且難保不會像以前遺失。只是書籤這東西，不管是名字還是實物，都會在我心裡變成一枚鑰匙，轉動它，打開通向回憶的隧道。往事不會消失，它們只是在時間某一端等你。



■網上圖片

手寫板

重返塔斯爾海

■文：蘇晝天

從北京西站乘坐火車經過三十三個小時，沿着華北平原、黃土高原、隴西走廊和沒有邊界的戈壁，就可以到達烏魯木齊。從烏魯木齊乘坐夜行火車，沿着天山北麓和準噶爾盆地，就終於抵達至我邊陲的家。而在二十年前第一次從河南鄉下舉家趕赴那個我所不知道的地方的時候，需要三天兩夜的硬座。此後的許多年，回望被各種事物所阻礙，在這之間，是許多次車站的等待，是厭倦了的遠眺，也是無數的移民者在邊境與故鄉之間的奔波與流徙。

這裡叫做塔斯爾海，但並不是海。恰恰相反，它是這個大陸的中心地帶，是荒涼而美麗的雪山之下，被戈壁所圍攏的一小片綠洲。當父親和母親初來到這裡，他是為別人裝修房屋的打工者，和許多人一樣。在秋天的時候，他們會去拾棉花，和許多人一樣，如同奔波的候鳥，等待着在農曆新年來臨之前，回到生養他們的故鄉，一年，或是兩年。

在來到這裡之後的第三年，父母開始種葡萄，接下來是棉花，還有西瓜，而我就在漫長的暑假開始了我看守的生涯。父親為我在葡萄地旁邊的樹上做了一個木屋，守望着這一小片葡萄地。嘈雜如同喧囂的麻雀，在人們的閒談中遊蕩的小狐狸，晚間的星星，共同構成了我的幼年記憶。土地每年都在換，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決定種西瓜了，仍然是殘破的土屋，攆着它自己，在一個伸出去的土丘上，或是在被棉花和野苜蓿阻斷的空地中。就在這樣的獨處時光裡，我開始了我的文字生涯。

當我再次回到這裡，許多事物正在不斷出現，正如另一些事物

浮城誌

■文：星池

身教

獨自於商場內的茶餐廳用膳，如常門庭若市。偶然，瞥見鄰桌的老婦穿起大樓，用力一揮，桌上的玻璃牙籤筒瞬間被擊中而跌在地上，應聲裂開。她定神一秒，即聲如洪鐘地大罵身旁的一對孫女兒，指責她們不該只顧玩耍，結果打破了東西。侍應生緊接前來收拾，沒要求賠償。猜想老婦定必知道真相，是有意把一切推諉予小孩，企圖保存自己的顏面，期望茶餐廳一方不會追究小朋友的過失。其實，一時冒失，摔破物件本屬平常，人皆會犯，反倒是她如此利用小孩，店內目睹一切的顧客及侍應生，均會竊笑其醜態。那雙孫女兒，並沒極力自辯，只把屈屈默默吞進肚子，看來二人熟知老婦的脾性，多言也是徒勞無功。

在此人口稠密的城市，光怪陸離的小故事俯拾皆是，偶能聽聞。會有祖母驚訝小孫女怎可隨口吐出髒話，急於制止後，即問她是從何處學回來，卻忘了小朋友的父親經常在其跟前滿口粗言穢語地罵人，當了壞榜樣。也有丈夫橫蠻趕走了患病的妻子，不願再負責任，原來是早有外遇，翌日已厚顏地接了該女子回來同住，儘管用多少謊話來掩蓋，事情大約已盡收家中小兒女的眼底。更有夫妻分居後，小兒被阻撓與母親相見，當小孩問及此事，恰巧遇上雨天，父親則信口開河，推說晴天才去找母親。最

書若蟬蛻

■文：葉輝

人體是一部機器

人類之所以會生病，是由於人體內的基因遺傳。《我們為什麼生病》一書指出，人類某些基因會引起疾病，一直被遺傳保留下來，但其作用是可變的：「當我們生活在更加接近自然的環境之中，這些基因是無害的。例如大多數與心臟病有關的基因。在我們過度放縱自己攝取大量脂肪之前，是無害的。引起近視的基因，也是只在兒童幼年時要讀書，要做近距離工作的文化氛圍中才起作用。那些引起衰老的基因，在平均壽命較短的時代，很難有機會被自然選擇淘汰。」

此書指出，一些引起疾病的基因之所以被自然選擇保留下來，是因為身體可從中得到好處：比如引起鎌狀細胞病的基因，可防止瘧疾；人體的基因編碼經常被突變所擾亂，突變所引起的DNA變化只有極少數是有益的，絕大多數都會引致疾病，還有一些「越軌」基因，會遺傳到下一代：「自然選擇只是對基因有利，而不是對個體或個別物種有利」，因此有缺陷而並無好處的基因不能成為常見的致病原因；由於個體之間的選擇也是一強大的進化力量，所以「越軌」基因也不是常見的疾病原因。

人體每一種結構改變都是代價不菲的且又是由於有總體利益，而在自然選擇中被保留下來：人類站起來走路，「使人類可以方便地攜帶食物和嬰兒，卻造成背痛的前提因素。身體設計定型上存在的種種缺陷……都是折衷方案的產物」。

自古以來，很多中外思想家都將人體視為一部機器，難怪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有此說法：「既然身體的每個部分同每種工具一樣，都是有某種目的，即為了某種活動而存在的；這就十分清楚，整個身體是為了某種複雜的活動而存在的。」這樣說來，人之生病就像機器發生故障——儘管這比喻並非絕對正確。

人體的進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此書指出那不能革命，「只能有小的改變，而每一個微小的改變，都必須具有立竿見影的益處。重大的改變很難完成，即使是分子生物學家的基因工程也難以做到。」人體就像機器，而改裝是大工程：假設一部貨車從側面被撞時起火，那是因為「它的油箱安裝在框架外面。但是要把油箱裝到框架之內的話，必需進行重大的設計更改，這種更改又會產生新的問題，需要新的折衷方案。」

即使是最優秀的工程師，也受到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所限制：「食物要在氣管前面跨過，才可以達到食管，走向進入胃部的途徑，以致我們有被噎的危險。把鼻孔安裝到頸部的某個地方似乎更加有道理，但是將永遠難以改變這種歷史問題。」據說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巡視一個放滿了駕駛桿的倉庫時問道：「是否有絕對不發生故障的部件？」專家告訴他，有的，但重新設計的成本一定太高。同樣道理，人體的自然選擇也要同樣地避免過度設計。



■做以身作則的父母。

網上圖片

後，父親只能惡言厲色，訓斥小孩須長大後才許見母親，祖母也幫忙瞞騙，在小孫兒面前盡說其母親的壞話，罔顧會否傷害小孩的心靈，直言母親已遺棄了他。但願上述的小孩們，長大後能明辨是非，方正不阿，否則，將來他們學曉以千般謊言來推卸責任，並對老病纏身的家人粗聲惡氣，或甚棄之不顧，既是可悲，亦屬因果。

據說在優美音樂包圍下成長的植物，會更花繁葉茂，另，對杯中的水多說好話，水也愈加好喝，結晶亦顯得更漂亮。縱然，此等看法尚存爭議，但還是會純粹地相信。身教重於言教，怎慷慨陳詞，亦不及以身作則。